

椅子

尤琴・約納斯戈著

黃雨石譯

內部發行



椅子

一出悲剧性的笑剧

〔法〕尤琴·約納斯戈著

黃雨石譯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Eugène Ionesco

LES CHAISES

根据 Donald M. Allen 的英译本《Four Plays》(Grove
Press, Inc., New York, 1958) 中的
《The Chairs》译出。

封面设计: 石内春

椅 子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6号)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620 字数42,000 印张 $2\frac{3}{8}$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插页2

196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4)0.24元

登 場 人 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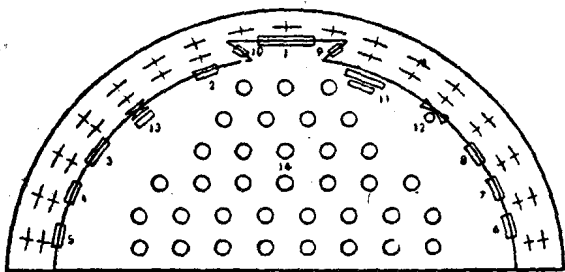
老头儿——九十五岁

老太太——九十四岁

演說家——四十五到五十岁

和許多別的人物

景：一堵半圆形的墙，在台里中心处凹进去，形成一个小间。一个陈设极其简单的宽大的房间。台右从台口往台里，并排着三个门。再往里，是一个窗户，窗户前面放着一张凳子；再过去又是一个门。在凹进去的小间的后墙正中是一个宽大的双扇门，两旁各有一个小门相向而立：这两个小门，至少其中的一个，观众是看不见的。台的左边，从台口往台里，也有三个门，再过去，也有一个前面放着凳子的窗户，正好和右面的窗子相对，再往里就是一块黑板和一个小讲台。详见下图。台口并排摆着两张椅子。一盏煤气灯悬在天花板上。



1: 双扇正门。

2, 3, 4, 5: 台右的旁门。

6, 7, 8: 台左的旁门。

9, 10: 小间两旁的暗门。

11: 讲台和黑板。

12, 13: 左右两窗和窗前的凳子。

× × × 两翼的过道儿。

幕启：灯光半明半暗。老头儿站在台左的凳子上，趴在窗口向外望着。老太太点着煤气灯。台上的光线变成绿色。她向老头儿走过去，拉着他的衣袖。

老太太 下来，亲爱的，把窗子关上吧。外面那股死水的气味实在难闻，再说，你把蚊子都放进来了。

老头儿 你甭管我！

老太太 来吧，来吧，我的亲爱的，快来坐下。你不能这样趴在窗子上，你会掉到水里去的。你不记得弗朗索瓦一世的事吗？你一定得小心一些。

老头儿 又是这些历史上的例子！亲爱的，我对法国历史实在感到有些腻烦了。我要看——看那些小船，点缀着阳光下的水面。

老太太 你看不见的，这会儿没有太阳，这会儿已经是夜晚，我的亲爱的。

老头儿 可我还看见许多影子。（他把头尽量向窗外伸去。）

老太太 （使尽全力拉着他）啊！……你吓死我了，我的亲爱的……快来坐下吧，不管怎样，你是没法儿看见那些小船的。你用不着白费劲儿了。这会儿已经黑了……

老头儿极不情愿地让她拉下窗户来。

老头儿 我要看——你知道我多么喜欢看外面的水。

老太太 那怎么可能呢，我的亲爱的……我一看就发晕。

啊！这所房子，这个孤岛，我一辈子也不会习惯的。

咱們的四周全都是水……窗子下面就是水，一眼望不到边。

老太太拉着老头儿向台前的两张椅子边走去；老头儿很自然地一蹶腿，坐在老太太的膝盖上。

老头儿 这会儿才是晚上六点……就已经完全黑了。从前就不是这样。你当然记得，那会儿到晚上九点都还有阳光，十点还有，半夜里都还有。

老太太 想起来可真是那样儿。你的记性可真是了不得！

老头儿 许多事情都已经变了。

老太太 你想，这是为什么？

老头儿 我不知道，西米拉米斯，我的亲爱的……也许因为一个人走得越远，他就陷得越深。也许是因为地球老在那儿不停地转，转，转，转……

老太太 转，转，转，转，我的小乖乖。（沉默）啊！对，你的脑子太聪明了。我的亲爱的，你真是一个天才。如果你愿意，如果你在生活中有一点点儿野心的话，你一定会做到了总统头儿，国王头儿，或者甚至大夫头儿，或者总督头儿……

老头儿 那对咱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咱们的日子也不一定会过得更好一些……再说，咱们在这儿是有地位的。不管怎样，我就是个总督，这间屋子里的总督，因为我在这儿是一切家事的总督。

老太太 (像撫摸孩子似的撫摸着老头儿) 我的亲爱的, 我的小孩乖乖。

老头儿 我感到无聊得很。

老太太 你刚才看水的时候好像兴致还很好……让咱们像那天晚上一样, 来玩假装儿的游戏。

老头儿 你先装, 这回该你了。

老太太 这回该你。

老头儿 该你。

老太太 该你。

老头儿 该你。

老太太 该你。

老头儿 请喝茶, 西米拉米斯。

当然没有茶。

老太太 来吧, 你学学二月。

老头儿 我压根儿就不喜欢什么年呀月呀的。

老太太 可直到现在咱们就只有这么十二个月呀。来吧, 哪怕就只是为了让我高兴高兴……

老头儿 好吧, 二月来啦。(他模仿斯丹·罗瑞尔搔头皮的样子。)

老太太 (大笑, 鼓掌) 真太像了。谢谢你, 谢谢你, 你真是要多机灵有多机灵, 我的亲爱的。(她拥抱他) 哦, 你真是一个了不得的天才, 如果你愿意, 你至少早就做了总督头儿……

老头儿 我是总督, 家务总督。(沉默。)

老太太 給我講個故事，你知道那個故事的：“最後咱們
來到了……”

老头兒 還講？……我已經膩味了……“最後咱們來
到了”？又講那個……你老是要我沒完沒了地重
復！……“最後咱們來到了……”可這實在太單調
了……直打咱們結婚七十五年以來，每天晚上，不折
不扣地每一個受到上帝祝福的晚上，你都一直是要
我講同樣的故事，學同樣的人，同樣的月份……永遠
是那一套……讓咱們談點兒別的什麼吧……

老太太 我的親愛的，我可一點兒也不感到膩味……這
就是你的生活，它給我帶來無限快樂。

老头兒 你自己已經全都背得了。

老太太 可好像我忽然把什麼都給忘了……好像每天晚
上我的腦子又變成了一塊擦得極干淨的石板……是
的，親愛的，我是有意這麼做的，我吃下一劑瀉
鹽……因此對你來說我是馬上又變成了一個新人，
每天晚上都是這樣……來吧，再開始講吧，我求你。

老头兒 你既然一定要我講，那也好。

老太太 那麼講吧，跟我講你的故事……那也是我的故
事；你所有的一切同樣也就是我的！最後咱們來到
了……

老头兒 最後咱們來到了……我的小心肝……

老太太 最後咱們來到了……我的親愛的……

老头儿 最后咱们来到一个很大的篱笆边。咱们浑身都湿透了，连骨头都冻僵了，一连几个钟头，几天，几个夜晚，几个星期……

老太太 几个月……

老头儿 ……一直淋在雨里……咱们的耳朵，咱们的脚，咱们的膝盖头儿，咱们的鼻子，咱们的牙齿都冻得直打颤……那是八十年以前的事了……他们不让咱们进去……至少他们可能会把花园的门打开的……

（沉默。）

老太太 花园里的草是湿的。

老头儿 有一条路通到中间的一块小方地上，一个农村教堂……那村子在哪儿来着？你还记得吗？

老太太 记不起了，我的亲爱的，我已经忘了。

老头儿 咱们怎么到哪儿去的？那条路在哪儿？据我想，这地方是叫巴黎……

老太太 巴黎是从来都不存在的，我的小乖乖。

老头儿 那城市一定存在过，因为它后来毁掉了……这是一个充满灯光的城市，可现在那灯光熄灭了，已经熄灭了四万年了……到今天什么也不剩下，就只留下了一支歌儿。

老太太 一支真正的歌吗？这太奇怪了。什么歌儿？

老头儿 一支摇篮曲，一首寓言诗：“巴黎将永远是巴黎。”

老太太 到那儿去的路得穿过那个花园吗？那地方很远
吗？

老头儿 （如在梦中一般，不知所云）那支歌儿？……那陣
雨？……

老太太 你真是个天才。要是在生活上你有一点点野心，你一定可以做了国王头儿，记者头儿，喜剧家的头儿，总督头儿……一切都从阴沟里流走了，多可惜呀……从那个古老的黑暗的阴沟里……从那个古老的阴沟里流走了，我跟你说吧。（沉默。）

老头儿 最后咱们来到了……

老太太 啊！对，讲下去……告诉我……

老头儿 （当老太太始而老声老气轻轻地笑，继而发出一阵阵越来越高的笑声的时候，老头儿也一边讲着一边跟着大笑）最后咱们来到了，咱们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那个故事是那么笨拙可笑……那个笨蛋使尽全身力气，光着个肚子跑来了，那个笨蛋挺着老大个肚子，他扛着满满一箱大米来到了；大米泼出来撒在地上……那个笨蛋也躺在地上了，肚子贴着地……最后咱们笑啊，咱们笑啊，笑啊，那个笨蛋的光肚子贴在地上的大米上，那个箱子，那个贴在地上的大米肚子的故事，光着个肚子，沾满了大米，最后咱们笑啊，笑啊，那个笨蛋最后全光着来到了，咱们笑啊，笑啊……

老太太 （大笑着）最后咱们像笨蛋似的大笑着，最后咱们

全光着来到了，咱们大笑着，那箱子，那装满大米的箱子，那贴在肚子上的大米，那地上的……

老头儿和老太太（一齐大笑着）：最后咱们大笑着。啊！……大笑……来到……来到……啊！……啊！……到了……来到了……来到了……那个笨蛋的光肚子……带着大米来到了……带着大米来到了……（这是咱们所能听到的字句）最后咱们……光着肚子……来到了……那箱子……（然后老头儿和老太太慢慢安静下来）咱们大……啊！……笑着……啊！……来到了……啊！……来到了……笑着……笑着。

老太太 过去的情况就是那样儿，那就是你的美妙的巴黎。

老头儿 还有谁能讲得更动听哩？

老太太 啊！我的亲爱的，你真是太妙了。啊！你真是，你知道，你真是，你真是，你可以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远不只是一个家务总督。

老头儿 让咱们谦虚一些……咱们应该满足于这小小的……

老太太 也许是你自己断送了你的前途？

老头儿（忽然哭起来）我断送了我的前途？我砍断了我的前途？啊！你在哪儿，妈妈，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唏，唏，唏，我是一个孤儿。（他呜咽着）……一个孤儿，苦儿。

老太太 我在这儿，你害怕什么呢？

老头儿 不，西米拉米斯，我的亲亲，你不是我的媽媽……孤儿，苦儿，誰来照顾我呢？

老太太 可有我在这儿呀，我的亲爱的！

老头儿 那可不是一回事……我要我的媽媽，呐，你，你不是我媽媽，你……

老太太 （撫摸着他）你让我的心都碎了，別哭，我的乖乖。

老头儿 啼，啼，放开我，啼，啼，我完全給慣坏了，我滿身都湿了，我的前途給砍断了，給断送了。

老太太 安静点儿吧。

老头儿 （像一个嬰兒似的張开大嘴哭着）我是一个孤儿……苦儿。

老太太 （极力想逗他笑来安慰他）我的孤儿，我的亲爱的，你让我的心都碎了，我的孤儿。（她又一次搖动着坐在她膝头上的老头儿。）

老头儿 （哭泣着）啼，啼，啼！我的媽媽！我的媽媽在哪儿？我再也沒有媽媽了。

老太太 我是你的妻子，現在我也就是你的媽媽。

老头儿 （开始有些让步）那不是真的，我是一个孤儿，啼，啼。

老太太 （仍搖着他）我的乖乖，我的孤儿，苦儿，独儿，雛儿，孤儿。

老头儿（仍然哭丧着脸，可已开始一点一点地让步）不……我不要；噢噢噢。

老太太（哼哼着）孤儿哩，孤儿咧，孤儿罗，孤儿呐。

老头儿 不呜呜……不呜呜。

老太太（如前）哩隆拉拉，哩隆拉咧，孤儿哩，孤儿咧，瑞哩瑞咧，孤儿哩瑞哩瑞拉……

老头儿 唏，唏，唏，唏。（他唏嘘着，慢慢安静下来）她在哪儿？我的妈妈。

老太太 在幸福的天堂里……她站在花丛里听得到你的声音，也看得见你；你别再哭了，你让我也要哭了！

老头儿 那也不是真的……她看不见我……她不能听见我的声音。我是地上的一个孤儿，你不是我妈妈……

老太太（他已经差不多完全安静下来了）得了，来吧，安静一些，别这样激动……你有伟大的才能，我的小总督……快把眼泪擦干了；今天晚上一定会有客人来的，你不能让他们瞧见你这个样子……并不是什么都完了，都断送了，你一定得把你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他们，你得跟他们说明你已经得到了有关人生秘密的消息……你常说你要把它向人类宣布……你一定得活下去，你得为这个消息进行斗争……

老头儿 是的，我那个消息是上帝透露给我的真理，我斗争，这是我的任务，我要说话，我要把我这个消息传

达給人群，給人类……

老太太 給人类，我的亲爱的，你所知道的消息！……

老头儿 是的，一点儿不假……

老太太 （她給老头儿擦擦鼻子，擦干他的眼泪）是得这样儿……

你是一个有用的人，你是一个士兵，一位总督……

老头儿 （他从老太太的怀里站起来，用急促的小步子来回走着）我跟其他的人不一样，我对生活有一个理想。我也許真像你說的是个有才智的人，我很有一些才能，可是我一生也并不是一帆風順。作为一个总督我已經很好地尽了我的責任，我始終以公正的态度很好地掌握着局势，这也就很够了……

老太太 对你可是不够的，你跟別的人不同，你比他們偉大得多，而且如果你，像別的那些人一样，經常跟別人交往，那你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可是你跟誰都爭吵，跟所有你的朋友，跟所有的导演、所有的將軍，一直到你自己的弟弟，全都吵翻了。

老头儿 这不能怪我，西米拉米斯，你知道他說話多豈有此理。

老太太 他說什么来着？

老头儿 他說：“我的朋友們，我身上有个跳蚤。我打算上你們家来玩儿，希望能把我的跳蚤留在你們家里。”

老太太 有些人有时候喜欢那么說，我的亲爱的。你根本不应该把这种話放在心上。可卡瑞尔哩，你为什

么对他那么生气？那也是怪他不对吗？

老头儿 你真是要我生气了，你真是要我生气了。

呐。当然怪他不对。有一天晚上，他跑到这儿来说：

“我知道有一个词儿对你是再合适没有了。可是我决不说出来，我只在心里想着。”说完他还像个大傻瓜似的笑个没完。

老太太 可是他有一颗非常热情的心，我的亲爱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能对任何一点儿小事都那么敏感。

老头儿 对这一类的玩笑我可不感兴趣。

老太太 你原可以做到海军上将头儿、内阁总理头儿、交响乐指挥的头儿的。

长时间的沉默。他们完全僵硬地坐在各自的椅子上，一动也不动。

老头儿 （如在梦中一般）在花园的尽头，那儿有……那儿有……那儿有……那儿有……那儿有什么来着，我的亲爱的？

老太太 巴黎市！

老头儿 在巴黎市的尽头，在巴黎市的尽头的尽头，那儿有，那儿有，那儿有什么？

老太太 我的亲爱的，有什么，我的亲爱的，有谁？

老头儿 那地方和那儿的天气都非常美……

老太太 天气非常美，你准知道吗？

老头儿 那地方我記不起来了……

老太太 那么就別为这事儿伤脑筋了……

老头儿 那已經离現在很久很久，我已經不能……記起来了……那个那个在哪儿？

老太太 可你說的是什么呀？

老头儿 我說那……我說那……那个是在哪儿？还有誰？

老太太 不管它在哪儿——不管你到哪儿，我也跟着你，我总会跟着你的，我的亲爱的。

老头儿 啊！我真没办法說清楚我自己的意思……可我一定得把它全都說出来。

老太太 这是一个神圣的职責。你沒有权利对整个世界瞞住你所得到的消息。你一定得把它传达給人类，人类在等待着……整个宇宙都在等待着你。

老头儿 是的，是的，我要說。

老太太 你真的已經决定了嗎？你一定得說的。

老头儿 喝你的茶吧。

老太太 如果在生活中你有坚强的意志，你一定可以作到演說家的头儿……我非常驕傲，我非常高兴你終于决定要对每一个国家、对整个欧洲、对世界各洲讲话了！

老头儿 不幸的是，我要說清楚我的意思实在有困难，这事儿对我真太不容易了。